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漢 司馬文園

第貳冊





司馬文園集

司馬文園集題辭

梁昭明太子文選登采絕嚴獨於司馬長卿取其三賦四文其生平壯篇畧具殆亾篤好之沉湎終日而不能舍也太史公曰長卿賦多虛辭濫說要歸節儉與詩諷諫何異余讀之良

然子虛上林非徒極博寔發於天材
楊子雲銳精揣鍊僅能合轍然疎宻
大致猶漢書於史記也美人賦風詩
之尤上掩宋玉蓋長卿風流誕放深
於論色卽其所自叙傳琴心善感好
女夜亡史遷形狀安能及此他人之

賦賦才也長卿賦心也得之於内不
可以傳彼曾與盛長通言之歌合組
賦列錦均未喻耳獵獸獻書長揚志
直馳檄發難巴蜀竦聽慕藺生之澠
池跨唐蒙於絶域赤車駟馬足名丈
夫抑其文皆賦流也生賦長門没留

封禪英主愍后思眷不忘豈偶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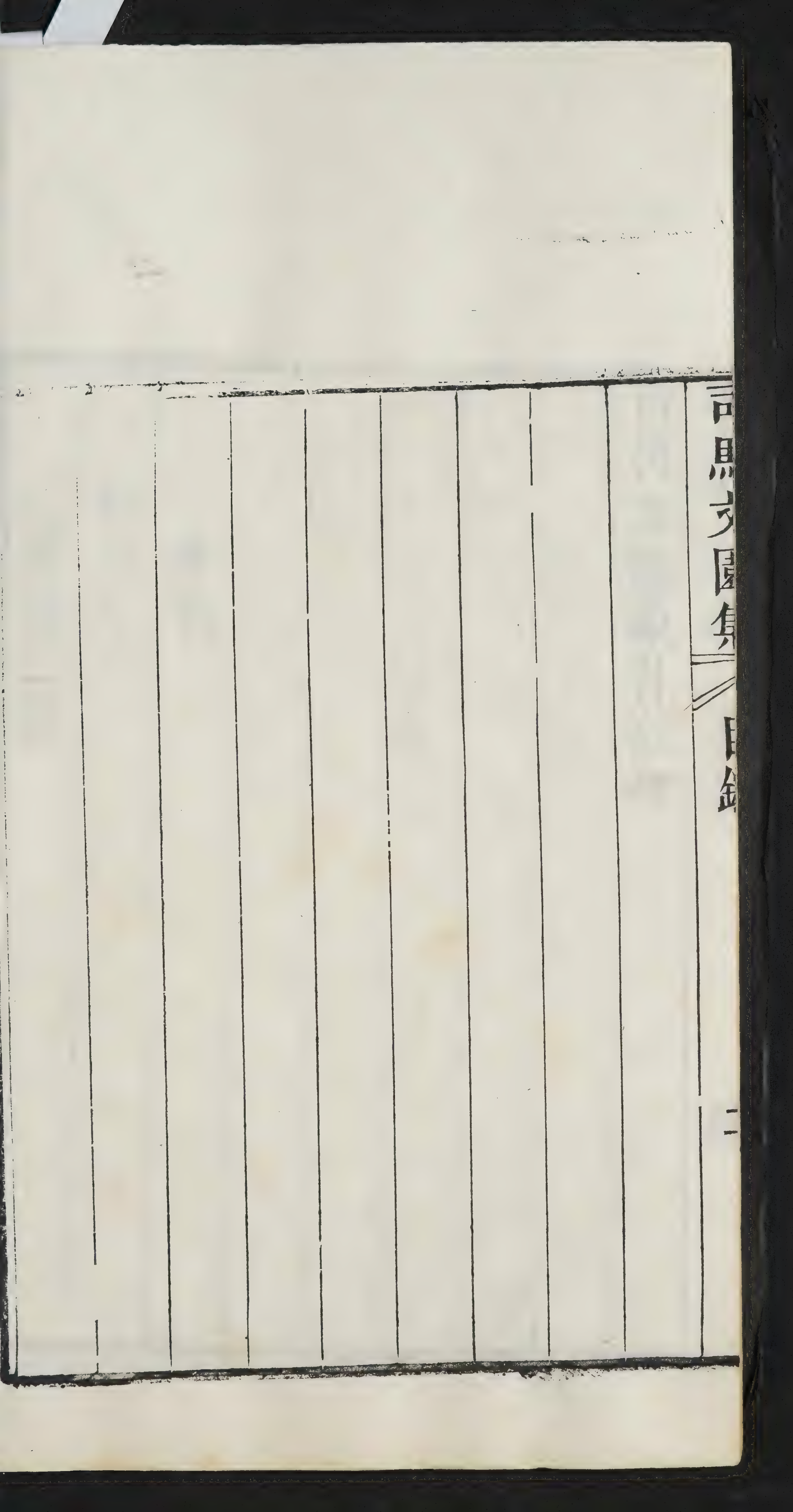
婁東張溥題

司馬文園集目錄

賦

書

司馬文園集目錄終



司馬文園集卷全

漢蜀郡司馬相如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賦

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

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
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
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
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
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
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
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
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
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

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茝若射干芎藭菖蒲江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

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菰蘆菴蕳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樟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玃猱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

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為御案節未舒即淩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翺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𠅃受詘殫覩眾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

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
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飛襳垂髾扶輿猗
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
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
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揜翡翠
射鵔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
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
翠帷建羽蓋網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
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犇揚會磊

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

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也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愼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邱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

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
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者不可勝記禹
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
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復
何爲無以應哉

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
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帛所以述職也封
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

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
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
侯之禮徒事爭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
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
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
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
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
涇渭酆鎬潦潏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
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

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
乎泱漭之野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
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湃滭沸滵汨
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
雲橈宛潬膠戾踰波趨浥莅莅下瀨批巖衝擁
犇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
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汨濦漂疾
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
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

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
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
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
磷磷爛爛采色澔汗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
鵞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
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水渚
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
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
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

閜阜陵別隝、崴嵬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阤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蘪蕪、雜以畱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槁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眾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

水躍波、其獸則獱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纍臺增成、巖突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淸室、通川過

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插其間、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柹、楟柰厚樸、梬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抗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畱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寔葉葰楙、攢立叢倚、

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柅從風瀏莅芔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集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絶梁騰殊榛捷垂條踔希閒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輩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

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遊、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鑮、縱獠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滛滛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野馬、淩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飛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

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兎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遊梟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淩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藺玄鶴亂昆鷄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雛掩焦鵬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

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鈞獵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路藉、與其窮極倦𠟃、驚憚讋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佗他藉藉、塡阬滿谷、揜平彌澤、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

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闉鞈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唱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纖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戌削便姍嫳屑與世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

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氓隷隤墻填壍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

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䍐。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疲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

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

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燿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抴彗星而爲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輵螛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

奥以梁倚糾蓼叫奡踢以艐路兮茂蒙踊躍騰
而狂趭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
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
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
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
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陸離而
後潏湟廝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
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屯余車其萬
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吾欲

往乎南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靁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崫礨嵬磈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

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遊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

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泯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

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

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
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
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
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
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
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
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
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
杏以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

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燿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

兮沸流離而從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

不敢忘

美人賦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說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

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艶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閒館寂寞雲虛門閤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艶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

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飄零閑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鉔薰香黼帳低垂裀褥重陳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脉定於内心正於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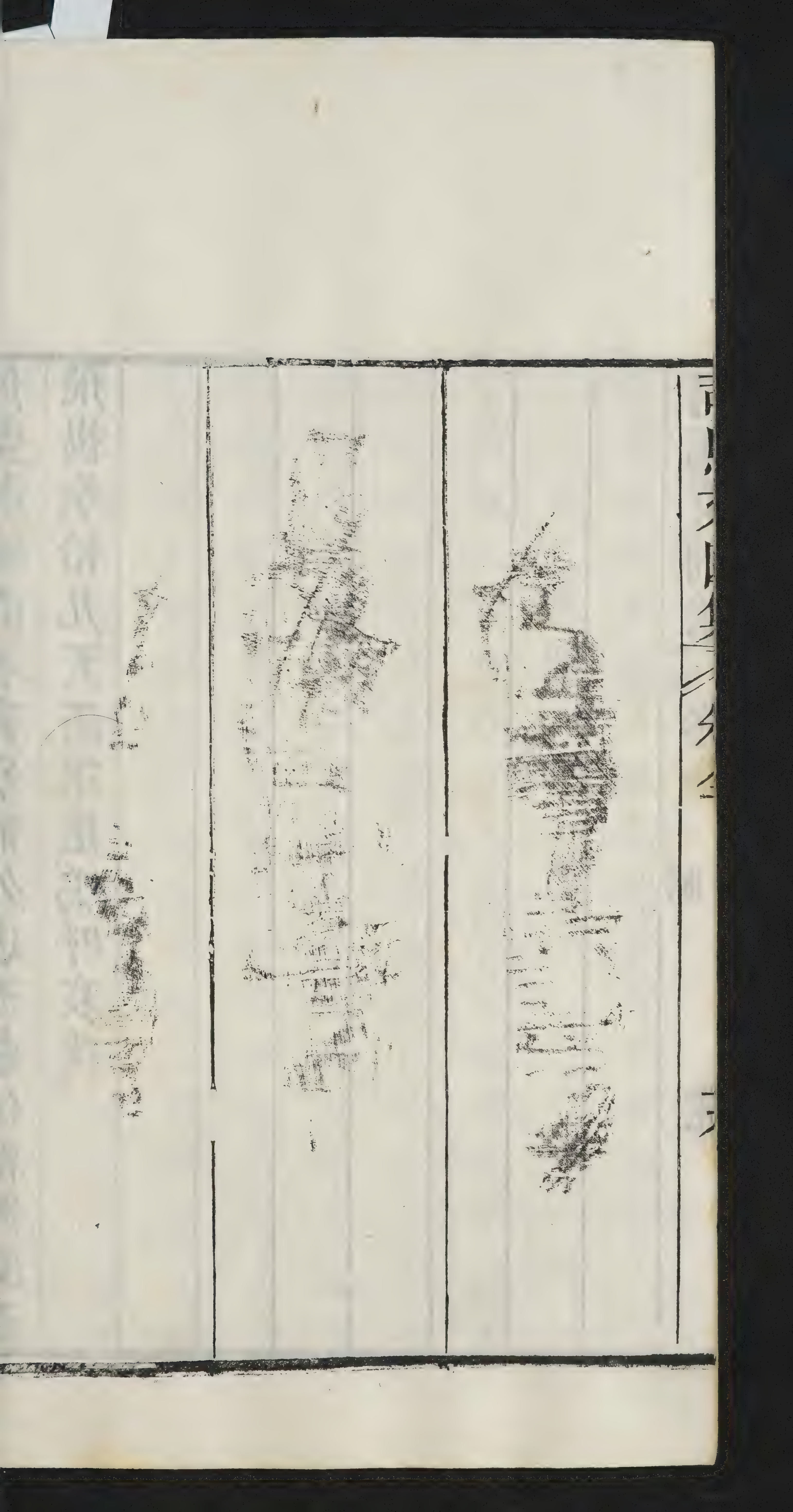
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哀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汨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

食夐邈絶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閬而

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書

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逄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未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妙在轉折疎勁

報卓文君書

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子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

檄

諭巴蜀父老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

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

異王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

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
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
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
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
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
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難蜀父老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

塗三年於玆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玆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

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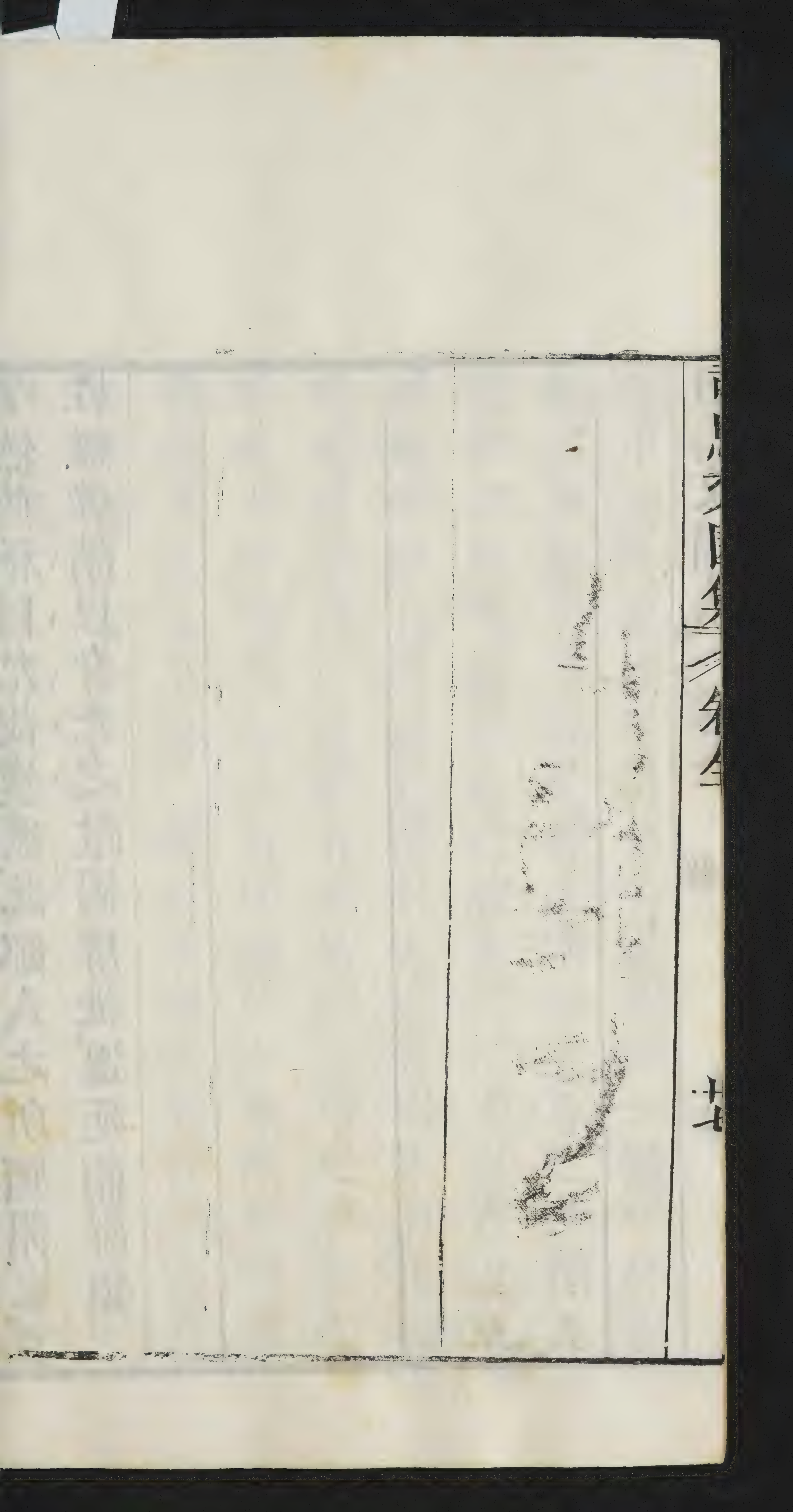
委瑣喔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

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纍號泣内鄉而怨曰盖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

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

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

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符命

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分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

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緥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㷭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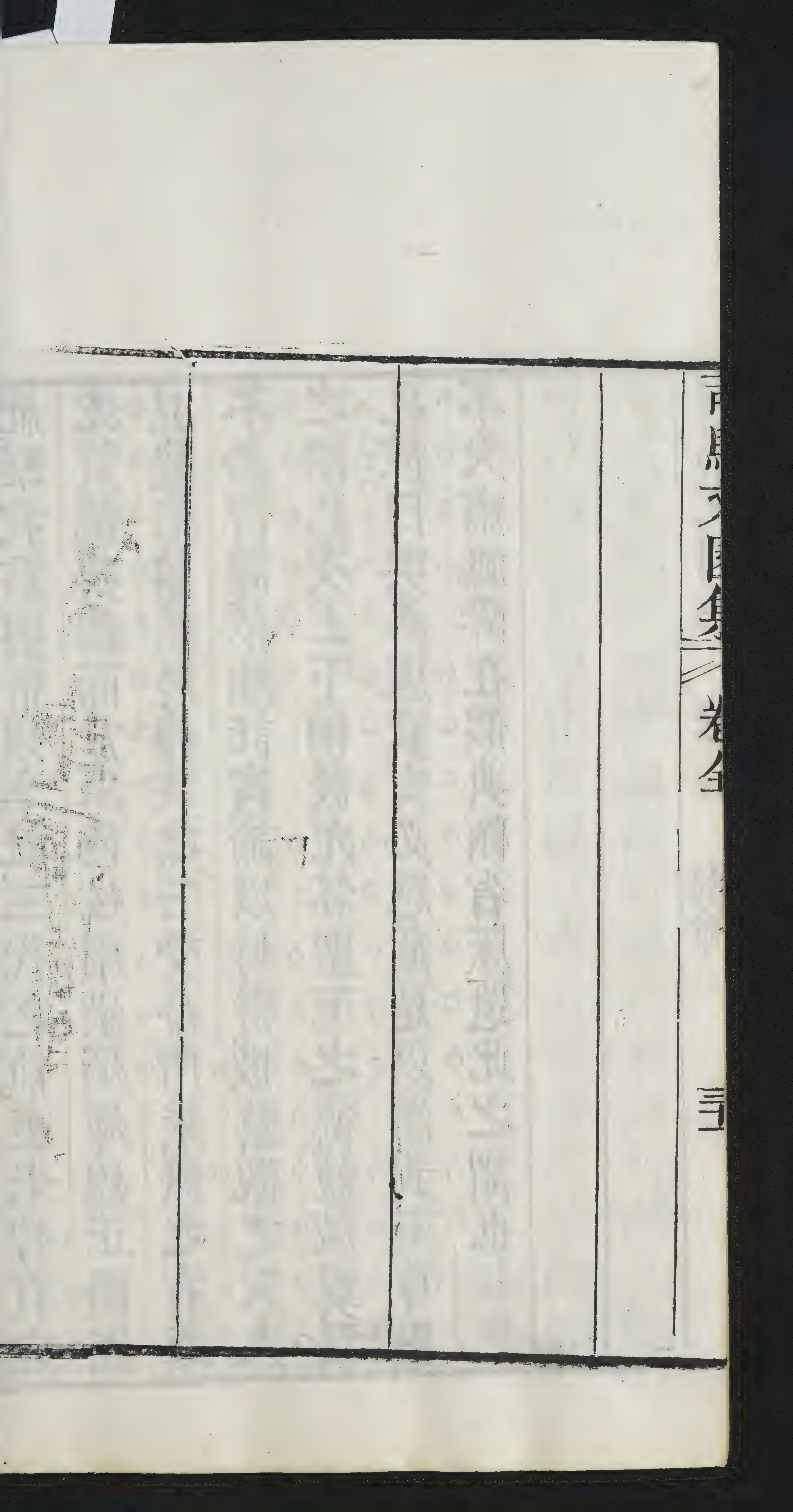
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晢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

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生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人弗替而修禮地祇

謂欽天神勸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
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
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
薦紳先生之畧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
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
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
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
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
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

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
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
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
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
專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
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
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
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
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

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
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
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
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
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
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傳

自叙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遊士居

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

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户窺之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犇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

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

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

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
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
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
論之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
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
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
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
報唐蒙巴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

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

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
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
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
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畧定西夷邛筰冉駹斯
榆之君皆請爲内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沬若
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
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
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
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

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以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

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淩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　闕

劉子元史通云馬卿爲自傳具在其集中子長錄爲列傳傳班氏仍舊曾無改易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自叙至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耳余謂此傳果馬卿自作安得有相如已於天子遣所忠索書又安知沒後數歲上始祭后土及禮中岳事乎然則自叙傳應至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爲止此後別有結束惜今不傳而天

子曰以下還是大史公補足之　近世學士謂相如集中傳乃校集者取子長所作附之非其自筆然史通序傳一章詳言作者自叙基子騷經降及相如始以自叙爲傳史通之意直以後人序傳皆作祖于相如斷非影響而俗儒多以亡奔滌器等事胡不少諱以此爲非馬卿筆不知馬卿正自述慢世一段光景委曲周至他人不能代之寫照阿堵中也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堅子長皆自叙風流傳芳末世則言此文之出相如手非一人矣

歌

琴歌二首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游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其翺翔。

又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

感我思使余悲

本傳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

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司馬文園集終

